

其趣復何聲之可地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湯問

德三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崑崙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為之為者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明吾與若俱觀之

盧曰神用之妙豈雅俗哉色香滋味成及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為之曰若與偃師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者偃師穆王為視之越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賢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

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之五藏有病皆外感七孔與四支也

盧曰夫內肝膽心肺所以能外為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為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速哉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策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成育運動無方人藝靈拙但為載成形埋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

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耶斯失之遠矣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

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實禽請登開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曰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但巧蓋機關以明至妙之巧不可獨循規矩也

政和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寓百骸象耳目視聽言動起步俯仰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則其巧妙其功深獨成其天有人之形豈特幾乎以其具哉偃師之造信乎與造化同功者矣雖然生者假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亦莫以異於此

范曰崑崙者安靜之丘弁山者日入之所越崑崙而不至弁山則雖欲戾動而之靜

未能去明而即幽故反運而已偃師之倡

功同造化領其頤則取合律若天籟之自鳴捧其手則舞應節若天機之自動千變

萬化惟意所適移玉驚而視之信以為實人也曾不知其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

之所為而已彼進乎技者然耳又況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宜如何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遠戰國策云夏竦

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術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

者又學射於飛術飛術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師妻之機下以目承漆

挺紀昌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

告飛術飛術曰未也

盧曰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

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漆而不動者神定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

必學視而後可

盧曰此用不瞬以為視也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盧曰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

昌以覺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熊角之弧胡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強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術飛術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盧曰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為難

紀昌既盡術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術

盧曰欲摧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術

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術之矢先窮紀昌也紀昌遺一

矢既發飛術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盧曰二矢同道相及而勢未故墜地而塵

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杆之不差審之至也

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之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盧曰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

政和內有所定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微有所審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伯昏瞶

人謂列子曰汝怵然有恟目之志於中也

殆矣夫蓋謂其內不能有所定也紀昌先學不瞬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莊子曰自大視細者不明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昌以甕毛垂虱而望之浸大者以此蓋不通乎此而善射者寡矣

范曰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之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教人射者必志於較而學之者亦必志於較豈非力分之內可學而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飛術學射

於甘蠅而術過其師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為之主接於物則目為之先故神舍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紀昌學射於飛術必告之先學不瞬者蓋欲其神全於內然後忤物而不憎故也然不瞬而已猶非其至古之養勇亦有

所謂不目逃者若夫視小如大視微如者

樓睫之蟲見若嵩山則又庶夫徐以神視者矣故能殺燕孤貫懸虱而不射之射得

之在我焉迨其久既盡穿揚之巧乃擊射

羿之弓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為

心耶故始而相過於野則交射而矢鋒相觸已而相拜於塗則投弓而剋臂以誓夫學射之賤猶且不得告術於人又況夫體道在已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

秦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其良治之子必先為其良

箕裘者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論也

盧曰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治之具也老子以為囊籥今之韃袋也彼

以約弓之牀此以扇大之韃非弓治而弓治必資之也

汝先觀吾趣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履得計步而置

疏繫如其步數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盧曰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土則不能履之者必不定也若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

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

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己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爽體不閑故也心爽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違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胡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盧曰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刀刃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地也言其

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於馭駿常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誠真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政和中無圭而<sup>三</sup>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此性習相成之道也故致道者必始之以習及其得道也乃能成之於性良弓之子必學為其良治之子必先為表所以喻習也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所以使之習也蓋立木為塗僅可容足推之於御故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推之於御故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可使視之如一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正度乎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所謂內得於中心者也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言其服御如此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言其順適如此轡係銜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轡手執轡

者也故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心運手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至於不以目視不以策驅而迴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若性之自然而不知為之者此之謂善御

范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不教之以射而教之以先學不瞬造父學御於泰豆氏泰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蓋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使之深造乎自得之妙而已射御末技猶且然爾矧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觀於彼者目擊而存所謂自得其得宜如何哉  
觀泰豆之御方其始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則由於法度之中未嘗敢越有如此者迨其久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則趨乎法度之外不飽而中有如此者若夫要其終而言之則與輪之外無餘微馬蹄之外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隔之夷視之一也則又無適而非行無行而非道舉平與陂道通為一真往而不暇哉道

乎進其至此進乎技矣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邱章私恨

盧曰夫以私嫌而殺傷者怨而天物者皆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

丘邱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其露計粒而食瀨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廷頸承刃披宵矢銜鈎摧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雞穀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怒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吳謀馬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莫

不請馬

盧曰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以斷割為功非至精者也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劔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日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此面而察之泯泯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直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離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其也跪而授其下劔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授其下者

盧曰器珍者則害物深至道至精無所傷

物

來丹遂執劔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僅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趨而退還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盧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當而三招子來丹知劔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害我使我嗔疾而朕急其子曰嗜昔來丹之來適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疾而支強彼其厭我哉

盧曰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亦所不能傷焉故妻不替猛獸不攫故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是以聖人貴夫知者何以其不傷於萬物者也

政和含光者襲明而不耀承影者處陰而不移宵練曉之時練有形之質含光則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運之無有經物而不覺承影則若有若無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聞其聲宵練則既有矣為其有形之質也故畫見影焉為其處陰之時也故夜見光

馬道以無為上若有若無次之而圓於有者為下故三劍含光為上承影次之宵練為下來丹之所受者其宵練與然三者不以斬決為勝亦皆劍之神者矣天下有常勝之道直之無旁運之無旁而天下服

豈在於擊聞為哉故莊子以斬頰決肺為庶人之劍也惜乎來丹不通乎此知劍之不能殺人而後歎何以為常勝之道乎

范曰黑卯則道之復乎至者即章則道之顯於至明者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故

以父之憐而謀報黑卯請劍於衛孔周焉夫有干越之劍者臣而藏之不敢用也實之至也道之利用若是故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決浮雲絕地紀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來丹受劍於

孔周徒用之以復憐而已故因黑卯之辭自頸至腰三斬之則與夫上新頰頰下決肝肺者無以異矣豈知所以用之道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錡之劍大統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網亦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馬大統之布統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若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謂言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豈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劍火統布者明上

之所載皆事實之吉因此二物無虛妄者虛曰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之不能澣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劍雖鐵

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已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大而生者有因水大而殺者故火山之見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治人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統之雖非竹非

麻布名與中國等火與鼠毛同此復何足為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政和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為有而以其所不及者為無然八荒之外不可窮詰安

可以耳目所不及者遂以為無哉范曰切玉之刀火統之布理固有之而拘耳目之用者必以為無是物焉又烏能知極盡之際哉是篇必終之以此以明前之所載皆即當至理非徒侈空言以駭世故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